

楚辭

冊一



楚辭卷第二

校書郎臣王逸上

九歌章句第二

離騷

東皇太一

一本自東皇太一至國殤上皆有祠字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

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

重淫祀隋志曰荊州尤重祠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

樂諸神一無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

歌字

毒愁思涕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

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王逸注九辯云九者

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歌十

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

而舞韶兮聊假日以煖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

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

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

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撫長劍兮玉珥

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補曰愉音俞

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補曰撫循也以手循其珥也博雅曰劍珥謂之鐔鐔劍鼻一曰劍口一曰劍環珥耳飾也鐔所以飾劍故取以名焉

璆鏘 璆璆鳴兮琳琅
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鏘釋文作鎗補曰璆渠幽切鏘七羊切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本草云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此言帶劍佩玉以禮事神也

瑤席兮玉瑱
瑤石之次玉者詩云報之以瓊瑤瑱一作鎮補曰瑤音遙一曰美玉也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爲鎮

是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

盍將把兮瓊芳
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

己修飾清潔以瑤玉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爲香也五臣云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爲芳香取美潔也補曰盍音合

蕙肴

蒸兮蘭藉
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也蒸一作蒸一作蒸補曰肴骨體也蒸進也蒸烝並同國語

曰親戚宴饗則有殺烝注云升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體解節折之俎藉薦也慈夜切

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五臣云蕙蘭椒桂皆取芬芳補曰說文奠置祭也漢樂歌曰奠桂酒勺椒漿周

禮四飲之物三曰漿揚枹兮拊鼓揚舉也拊擊也枹一作桴疏緩節禮四飲之物三曰漿

兮安歌疏希也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五臣云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補

曰疏與疎同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己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補曰禮記鍾磬

竽瑟以和之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姣一

作妖服一作服補曰古者巫以降神靈偃蹇兮姣服言神降而託於巫也下文亦曰靈連蜷兮既留偃蹇委曲貌一曰眾盛貌方言曰好或謂之姣注云言姣

潔也姣與妖並音校服與服同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

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五臣云繁會錯雜也

君欣欣兮樂康

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己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

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棄遂以危殆也五臣云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補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

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

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

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

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

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爲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

天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占不明反移爲災

浴蘭湯兮沐芳

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樂府有沐浴子劉次莊云楚詞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必振衣又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其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與屈原意異

華采衣兮若英

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己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

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補曰華戶花切荀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采之衣以其類也本草杜若一名杜蘅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香今復別有杜

蘅不相似按杜蘅爾雅所謂杜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者也其類自別古人多雜引用爾雅曰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靈連蜷

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一本靈下有子字補曰蜷音拳南都賦云蛾眉連卷連卷長

曲貌 爛昭昭兮未央

爛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

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無極已也

蹇將憺兮壽宮

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

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補曰憺徒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

與

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昏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

也齊一作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

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五臣云言神駕雲龍之車

聊翔遊兮周章

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

居無常處動則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五臣云翔遊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

靈謂雲神也皇皇美

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明也

焱遠舉兮雲中

焱去疾貌也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

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焱卑遙切羣犬走貌大人賦曰焱風涌而雲浮李善引此作焱其字从火非也

覽冀州

兮有餘

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

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思有道之君故覽之補曰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殺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

內海之

橫四海兮焉窮

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補曰禮記云以橫於天

下注云橫
充也
思夫君兮太息
君謂雲神五臣曰夫君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

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補曰
記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上夫音扶
極勞心兮憺憺
憂心

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憺憺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

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憺憺而不能已也憺一作忡補曰憺救中切說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詞作憺此章以雲神喻

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雲中君
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羣鳥所集魚鱉

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尙復猶豫也
蹇誰留兮中洲

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

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
欲神之速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爲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洲者二女也韓退
之則以湘君爲娥皇湘夫人爲女英留止也
美要眇兮宜修
要眇好貌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

又宜修飾也眇一作妙一本宜上有又字補曰要於笑切眇與妙同
前漢傳曰幼眇之聲亦音要妙此言娥皇容德之美以喻賢臣
沛吾

乘兮桂舟
沛行貌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舩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五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

沛然誰能禦之沛普賴切桂舟迎神之舟屈原因以自喻
令沅湘

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湘水無波涌使江水

順徑徐流則得安也補曰沅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
甕口可以濫觴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

水汶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
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

名爲北江而入海也望夫君兮未來
君謂湘君未一作歸吹參差兮誰

思

參差洞簫也言已供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

神之甚一作參差補曰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貌初簫義宜二切此言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道德洞簫簫之無

底者參差竹貌

駕飛龍兮北征

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

遭吾道兮洞庭

遭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五

臣云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補曰遭池戰切文選音陟連切原欲歸而轉道於洞庭者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

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注云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云洞庭

地穴在長沙巴陵也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

有君山潛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陸旁通幽岫窈窕者也按吳中太湖一名洞庭而巴陵之洞庭亦謂之太湖逸云太湖蓋指巴

庭耳 薛荔柏兮蕙綢

薛荔香草柏榑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東楚是也柏一作拍榑一作搏補曰柏拍

並音博綢
儔切二音
蓀橈兮蘭旌
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薛荔博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

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蓀一作荃旌一作旄補曰蓀荃見騷經橈而遙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周禮云析羽為旌爾雅云注旄首曰旌

旄與旌同諸本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采
望涔陽兮極浦
荃橈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

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補曰涔音岑碕音祈曲岸也今澧州有涔陽浦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南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

水也集韻涔郎丁切水名其字从令引楚辭望涔陽兮極浦未詳說文云浦濱也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橫大江兮

揚靈
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碕以
洪憂患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己也五臣曰言我

遠遊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揚靈兮未極
補曰橫大江兮揚靈以湘君在焉故也
極已女

嬋媛兮為余太息
女謂女類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類

牽引而責數之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五臣云言我揚精誠未已女類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為而為我歎息也補曰嬋

媛已見騷
經
橫流涕兮潺湲
潺湲流貌屈原感女類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

也補曰潺湲連鉏山
二切媛音爰
隱思君兮旼側
君謂懷王也旼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

側陋之中思念君也補曰隱痛也孟
子曰惻隱之心旼符涕切說文隱也
桂擢兮蘭柅
擢楫也柅船旁板也一作棹五

臣云桂蘭取其香也補曰擢直教切
柅音曳楫謂之柅一曰柅也
斲冰兮積雪
斲斲也言己乘船遭天威寒舉

其擢楫斲斲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也一云斲曾冰五臣云言
志不通猶乘舟值天威寒斲斲冰凍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
采薜

荔兮水中
薜荔之草緣木而生
搴芙蓉兮木末
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

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
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補曰搴音蹇
心不同兮

媒勞
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
恩不甚兮

輕絕
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言己與君同姓
石瀨

兮淺淺

瀨湍也淺淺流疾貌補曰瀨落蓋切說文曰水流沙上也文選注云石瀨水激石間則怒成湍淺音牋

飛龍

兮翩翩

屈原憂愁覩視川水見石瀨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五臣云

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補曰說文云翻疾飛也

交不忠兮怨長

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言已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

期不信兮告余

以不閒

閒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己也余一作我五臣云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

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己為不信則以為閒爾疾其君初欲與己為治後遂相背焉補曰此言朋友之交忠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則君宜見信而反告

我以不閒所謂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宅志也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君也閒音閑

鼉騁騫兮江臯

鼉以喻盛明也澤曲曰臯言己願及鼉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鼉一作朝補曰鼉陟遙切早也騁音逞騫音務說文曰騁直馳也騫亂馳也

夕弭節兮北渚

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壅也五臣云喻己感少

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補曰騁鷺弭節不出江臯北渚之間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汜也爾雅小洲曰渚韓詩章句水一

盜而為渚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

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同為伍也補曰下音戶捐余玦兮江

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補曰捐音泐玦古穴切如環而有缺左傳曰佩以金玦棄其衷也荀子曰絕人以玦皆取

弃絕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史記曰舉佩玦以示之皆取決斷之義遺余佩兮醴浦遺離也佩

瓊瑤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佩一作珮醴一作澧五臣云捐遺皆置也玦珮朝服之飾置於江

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己猶可以用也補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纒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遺平聲方言注云澧水今在長沙水經云澧水出武

陵充縣注於洞庭按禹貢曰又東至於澧史記作醴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長沙有醴陵縣澧醴古書通用今澧州有佩浦因楚

詞為名也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叢生水中將以遺兮

下女

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言己願往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五臣云欲將己之美投

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補曰遺去聲既詒湘君以佩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賢不已也騷經曰相下女之可詒

豈不可

兮再得

言日不再中年不再感也昔一作時

聊逍遙兮容與

逍遙遊戲也詩曰狐

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感己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

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

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

二女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

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

死沅湘之閩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

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

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感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補曰此言

帝子之神降於北渚來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

目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貌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

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閻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補曰

眇眇微貌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也以况思賢而不得見也予音與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貌補曰嫋長弱

鳥切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賢者

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五臣云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補曰淮南云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又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下

音戶

白蘋兮騁望

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蘋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皆非也補曰蘋音煩淮

南子云路無莎蘋注云蘋狀如葳葳音針見爾雅又說文云青蘋似莎者司馬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

與佳期

兮夕張

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蘋草初生平望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帷帳與夫人

期歆饗之也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五臣云佳期謂湘夫人言己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

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佳好也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為期之意

鳥萃

兮蘋中

萃集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云蘋水草補曰萃音遂

昏何為兮木上

昏魚網也

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昏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補曰昏音增

沅有芷兮醴有

蘭

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茝醴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眾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也茝一作芷醴一作醴五臣云蘭芷喻己之善補曰水

經云醴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醴口蓋其枝瀆耳引沅有芷兮醴有蘭或曰醴州有蘭江因此為名

思公子兮未

敢言

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五

臣云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蘭也思椒蘭宜有蘭茝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耳此原陳己之志於

湘夫人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而潺湲也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補曰慌釋文文選並音荒此言遠望楚國若有若無但見流

水之潺湲耳荒忽不分之貌

麋何食兮庭中

麋獸名似鹿也食一作為補曰麋音眉月令曰麋角解疏云麋

陰獸情淫而遊澤

蛟何為兮水裔

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

山野而陞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也裔一作翼補曰裔邊也末也蛟在水裔猶所謂神龍失水而陸居也

朝馳余馬

兮江臯

一云朝馳騁兮江臯

夕濟兮西澨

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間補曰澨

音逝說文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居者

聞佳人兮召予

予屈原自謂也

將騰駕

兮偕逝

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也五臣云冀聞夫人召我將騰

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
補曰佳人以喻賢人與己同志者

築室兮水中葺之

兮荷蓋

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荷蓋五臣云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清潔也補曰築版

築也葺七入切
說文茨也

蓀壁兮紫壇

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蓀一作荃補曰荀子曰東海則有紫絃魚

鹽焉紫紫貝也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陸機云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本草云貝類極多而紫貝尤為世

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楚人謂中庭為壇七諫曰雞驚滿堂壇兮注云高殿敞陽為堂平場廣坦為壇音善

丑芳椒

兮成堂

布香椒於堂上一云播芳椒兮盈堂補曰丑古播字本作用漢官儀曰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温也

桂棟

兮

以桂木為屋棟補曰爾雅棟謂之桺注屋樑也

蘭橑

以木蘭為橑也補曰橑音老說文橑也一曰星橑簷前木爾雅曰橑謂之

棧

辛夷楣兮

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補曰本草云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

人呼爲迎春逸云香草非也楣音眉說文云秦名屋榜聯也爾雅楣謂之梁注云門戶上橫梁

飾補曰本草白芷楚人謂之葯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葯渥約二音

帷帳補曰罔讀**擗蕙榜兮既張**擗耕也以耕蕙覆榜屋擗一作擗木一作擘耕一作析榜一作椳

五臣云罔結以爲帷帳擗析以爲屋聯盡張設於中也補曰擗普覓切一音覓榜音綿又彌堅切

以白玉鎮坐席也鎮一作瑱一本爲上有以字

云疏石蘭以爲芳五臣云疏布其芳氣

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一本葺下有之字五臣云以芷葺及荷葉葺以蓋屋

也

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一本兮下有以字衡一作衡補曰繚音了纏也謂以荷爲屋以芷覆之又

以杜衡繚之也五臣云東縛杜衡置于水中非是

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中五臣云百草香草

也實滿**建芳馨兮庶門**馨香之遠聞者積之以爲門庶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

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爲殿堂修飾彌盛行
善彌高也補曰廡音武說文曰堂下周屋也廡門謂廡與門也九疑續

兮並迎九疑山名舜所葬也疑一作疑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

疑之山神續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如一作若補曰詩云有女如雲言衆多也捐余袂兮江中

袂衣袖也補曰袂彌蔽切遺余襟兮醴浦襟襜褕也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

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醴一作澧五臣云襟禮襟袖襦也袂襟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補曰遺平聲襟

音牒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襟捐袂遺襟與捐玦遺佩同意玦珮貴之也袂襟親之也搴汀洲兮杜

若將曰遺兮遠者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

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者一作渚五臣云搴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補曰汀宅丁切水際平地遺去聲既詒湘夫人以袂襟又遺遠者以杜若好

賢不已也舊本者音渚集韻者有觀音時不可兮驟得驟數聊逍遙兮

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與一作洽補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冀其一遇焉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詠蕩蕩淮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吾乘

兮玄雲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樂歌云靈之車結玄雲令飄

風兮先驅迴風為飄使凍雨兮灑塵暴雨為凍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

雨師先驅為軾路也灑一作洒軾一作戒補曰凍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自此已上皆喻君

也君迴翔兮目下迴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迴一作回以一作來補曰

迴翔猶翱翔也踰空桑兮從女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愬神明

陳己之冤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補曰山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注云此山出琴瑟材周禮空桑之琴瑟是也淮南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

空桑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女
讀作汝親之辭喻欲從君也
紛總總兮九州總總衆貌補曰
堯時九州見禹

貢商九州見爾雅周九州見周禮鄒衍云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

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
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兖音奄何

壽夭兮在予予謂司命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
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

言九州之大生民之衆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
我爲司命故也言人君制生殺與奪之命也予音與高飛兮安翔

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
其則度復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御陰陽陰主殺陽
主生言司

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一作精補曰易云時乘六
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乘猶乘車御猶御馬也吾

與君兮齋速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
補曰齋速者齋戒以自救也導帝之兮

九坑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冀得陳
己情也導一作道坑一作阮文苑作岡補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

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恆山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司命代天操生殺之柄人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與司命導帝適九州之山以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亂

靈衣兮被被被被長貌一作披補玉佩兮陸離言己

隨司命被服神衣被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美也壹陰兮壹陽陰晦也陽明也衆莫知

兮余所為屈原言己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為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闔變化能制萬民之命人

君亦當如此也折疏麻兮瑤華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補曰謝靈運詩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瑤華未敢

折說者云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遠江淹雜擬詩云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李善云疏華瑤華也

將以遺兮離居離居謂隱者也言己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己

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司命也老冉冉兮既

極

極窮也極一作終

不遠近兮愈疏

疏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

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遠一作侵一作浸兮一作而愈一作踰

乘龍兮

麟

麟麟車聲詩云有車麟麟也釋

文作軫音麟補曰今詩作鄰

高駝兮冲天

言己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麟麟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冲天而

驅不以貧困有枉撓也駝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冲天冲持弓切直上飛也集韻作种與冲通此言司命高馳而去不復留也

結桂

枝兮延竚

延長也竚立也詩曰竚立以泣釋文延作延補曰竚久立也直呂切

羌愈思兮

愁人

言己乘龍冲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喻君舍己不顧益憂思也

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

虧歎也言己愁思安可柰何乎願身行善

常若於今無有歎也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言人受命

而生有當貴賤貧富者是天祿也己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補曰君子之仕也去就有義用舍有命屈子於同姓事君之義盡矣其不見用則有

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所能
爲也一云孰離合兮不可爲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
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爲太尉又文昌宮第

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
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

爲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
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

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
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

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
兮撫彗星其非宮中小神明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言己供神之室空閑清淨
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

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秋一作穠下同麋一作蕪補曰爾雅曰蘄薺麋
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菱狀山海經云臭如麋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麋蕪似

蛇牀而香騷人借以爲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時於
園庭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麋蕪相如賦云穹窮昌

蒲江離蘘蕪師古云蘘蕪
卽穹窮苗也下音戶

綠葉兮素枝芳菲兮
夫人

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菲非上及我也枝
一作華五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補曰襲音習予上聲

夫人

自有兮美子

夫人謂萬民也一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補曰夫音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為罇也夫人猶言凡人也

蓀何日兮愁苦

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也以一作為五

臣云蓀香草喻司命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得其所原於君有同

君騷經曰荃不察余之中情是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

紫莖

言己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一本蘭下有生字補曰詩云綠竹青青青茂盛也音菁

滿堂

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

而相視成爲親親也五臣云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爲我修道德爾謂初與己善時也

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辭一作詞乘回風

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五臣云司命初與己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

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

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己當之也補曰樂府有生別離出於此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

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己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別離之憂也五臣云喻己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

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儵一作倏來一作倏來五臣云言神

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補曰莊子疏曰儵為有忽為無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

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己五臣云須待也冀君猶待己而命之與

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文選

遊作游女作汝風至作颺起五臣云汝謂司命九河
天河也衝颺暴風也補曰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
與女沐兮咸

池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一作咸池見騷經
晞女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曰匪陽不

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己冀蒙天祐也五臣云願與司命共為清潔喻己與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國補曰晞音希淮

南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望美

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
臨風恍兮浩歌恍失意貌言己思望司命而未

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恍然而大歌也浩大也補曰恍愾愾也許往切
孔蓋兮

翠旒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旒言殊飾也旒一作旒一本此句上有揚字補曰相如賦云宛雛孔鸞孔孔雀也顏師古曰

鳥赤羽者曰翡翠羽者曰翠周禮曰蓋之
登九天兮撫彗星

圍也以象天漢樂歌曰庶旒翠旒
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五臣云飛登於天撫掃彗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補曰左傳曰

天有彗以除穢也爾雅彗星爲櫬槍彗
祥歲切偏指曰彗自此以下皆喻君也

竦長劍兮擁幼艾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
其命也釋文竦作憇補曰竦憇並息拱切竦立也國語曰竦善抑惡憇驚也孟

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乃
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

人君當遏惡揚善佑賢輔德也或曰麗姬艾封人之
孺也故美女謂之艾猶姬貴姓因謂美妾爲姬耳 蓀獨宜兮爲

民正

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平
正也蓀一作荃五臣云蓀香草謂神也以喻君補曰正音征叶韻

少司命

暎將出兮東方

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暎暎而盛大也補曰暎他昆切

照吾檻兮

扶桑

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出下浴於湯谷
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爲舍檻故曰照吾檻兮

扶桑也補曰檻闌也
戶隤切楯音盾

撫余馬兮安驅

余謂日也補曰淮南曰日
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

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
義和也女即羲和馬即六龍見騷經注

夜皎皎兮既明

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皎皎而
自明也皎一作皎補曰皎字从日與皎同此言日之將出羲和御之安驅徐行

使幽昧之夜皎皎而復明
也補曰舊本明音亡

駕龍轉兮乘雷

轉車轅也補曰震東
方也為雷為龍日出

東方故曰駕龍乘雷也春秋命歷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淮
南曰雷以為車輪注云雷轉氣也轉張留切方言曰轅楚韓之間謂之轉

載雲旗兮委蛇

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為
旌旗委蛇而長委一作逶蛇一作蛇

長太

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
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居也

低一作俳一作儻補曰低徊疑不即進貌出不忘本行則
思歸物之情也以諷其君迷不知復也上上聲升也

羌聲色兮

娛人

娛樂也一
作色聲

觀者憺兮忘歸

憺安也言日色光明且燿
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

憺然意安而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
色見耳目之娛各自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百姓皆注其耳目也

經

瑟兮交鼓

經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經一作絙補曰經古登切長笛賦曰絙瑟促柱

簫鍾兮

瑤簾

王逸無注簫一作蕭補曰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歟簾其

呂切爾雅木謂之虞縣鍾磬之木也瑤簾以美玉爲飾也

鳴觥兮吹竽

觥竽樂器名也言己願供修香美張施琴

瑟吹鳴觥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觥一作箎補曰箎與觥同並音池爾雅注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

廣雅云八孔竽已見上

思靈保兮賢姱

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己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補

曰古人云詔靈保召方相說者曰靈保神巫也姱音戶叶韻舊苦胡切未詳

翺飛兮翠曾

曾舉也言巫舞工巧

身體翺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補曰翺小飛也許緣切曾作滕切博雅曰翺翽飛也

展詩兮會舞

展舒補曰展詩猶陳

詩也會舞猶合舞也

應律兮合節

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爲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補曰應於證切漢樂歌曰展

詩應律銷玉鳴

靈之來兮蔽日

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青雲

衣兮白霓裳

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為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補曰霓見騷經

舉長矢兮射天狼

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

惡也射一作歛補曰射食亦切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

操余弧兮反淪降

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補曰操持也七刀切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淪沒也降下也戶江切叶韻

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攬天狼之威弧思玄賦云

彎威弧之拔刺兮射蟠峩之封狼

援北斗兮酌桂漿

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

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補曰援音爰引也詩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舊音主射天狼酌桂漿以

諷其君不能遏惡揚善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駝一作馳一無此字補曰撰雞免切定也持也遠遊

曰撰余轡而正策反淪降者喻人君退託不自有其功高馳翔者喻制世馭民於萬物之上

杳冥冥兮以東

行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無以字補曰杳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

乎震也行胡
岡切叶韻

東君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黼胡

蘇簡絜鈞警鬲津也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注云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又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注云分為九

河以殺其溢漢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

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衝風起兮橫波衝隧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為友俱遊九河

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一本橫上有水字五臣云衝風暴風也補曰詩云大風有隧乘水車兮

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戲遊也一本螭上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

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記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博物志曰水神乘魚龍驂蒼舍切在旁曰驂驂兩駢也蛟丑知切說文云如龍而黃北方謂之

地螭一說無角曰螭一音登崑崙兮四望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援神契云河者

水之伯上應天河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阪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

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直淮南曰心飛揚兮浩蕩浩蕩志放

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日將暮兮悵貌言己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

忘歸言崑崙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補曰此言登崑崙以望四方無所適從惆悵歎息而志

歸也悵失惟極浦兮寤懷寤覺也懷思也言己復徐惟念河之志也極浦江之遠確則中心覺寤而復愁

思也補曰惟思也極浦所謂望涿陽兮極浦是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

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文苑作珠宮補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爲

宮室闕門
觀也

靈何為兮水中

言河伯之屋殊好如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補曰此喻賢人處非其所

也

乘白龜兮逐文魚

大鼈為龜魚屬也逐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龜又從鯉魚也

一無文字補曰龜音元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征伐起師至九江叱龜鼈以為梁陶隱居云鯉魚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

經睢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斑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警乘注云文魚有翅能飛逸以文魚為鯉豈亦有所據乎

與女遊

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河伯遊河之渚

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為污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補曰渚洲也澌音斯從父者流冰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

欠下音戶

子交手兮東行

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也一本子上有

與字補曰莊子曰河伯順流而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

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己南至江之涯歸楚國

也補曰江淹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蓋用此語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

媵予

媵送也言江神聞己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隣侍從而送我也隣一作鱗補曰滔上刀切水流貌詩曰滔滔江漢媵以證

切予音與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己者言時人遇己之不
然也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此意

河伯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

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樸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

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博物志云昔夏

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

女羅

女羅兔絲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也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

也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詩云葛與女蘿施于松上呂氏春秋云或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

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生
於上然實不屬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眇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

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五臣云山鬼美貌既宜含視又宜發笑補
曰睇音弟傾視也一曰目小視也說文云南楚謂眇曰睇眇眠見切詩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鬢鬪奇牙宜笑噤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
睇宜笑以喻媵美乘豹從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衡以沉芬芳不一而足也
子

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媵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

其容也善一作譚五臣云喻君初與己誠而用之矣補曰窈音杳窕
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為窈美心為窈注云窈幽靜窈閑都也
乘赤

豹兮從文狸
狸一作狸五臣云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乘一作乘補曰從隨行也才用切

豹有數種有赤豹有玄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羆陸機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
豹狸有虎斑文者有貓斑者河伯云乘白鼈兮逐文魚山鬼云乘赤豹兮從文

狸各以其類也
辛夷車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結桂與辛夷以為車

旗言其香潔也文選桂誤作旌補曰以辛
夷香木為車結桂枝以為旌旗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

石蘭杜衡皆香草衡一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

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芳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五臣云所思謂君也喻己被帶忠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去聲余

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

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篁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簜數術編町成篁注云篁竹墟名也路險

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五臣云言己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天道路險阻欲

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己不得見君讒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補曰來音釐表獨立兮山之

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

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五臣云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郭蔽其

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貌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晝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也下音戶東

風飄兮神靈雨

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通感風雨相和屈原自

傷獨無和也飄一作飄飄五臣云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

留靈脩兮憺忘歸

靈脩謂懷王也

歲既晏兮孰華予

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

誰復當令我榮華也五臣云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補曰留止也不必讀為宿留之留此言當及年德

盛壯之時留於君所日月逝矣孰能使衰老之人復榮華乎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山鬼也予音與

采二秀兮於

山間

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茵音囚思玄賦云冀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

人所紀之外地所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九歌之三秀為芝予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按

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

石磊

磊兮葛蔓蔓

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

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五臣云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衆也補曰磊衆石貌魯猥切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

曰南有樛木葛藟纍纍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

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補曰怨椒蘭蔽賢如葛石之於三秀故悵然忘歸也君思我兮不

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也五臣云君縱相思爲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補曰閒音閑山中

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在

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五臣云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思

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五臣云讒邪在旁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然

也君雖思我而爲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決也雷填填兮雨冥冥雷一作雷補曰填音田

猿啾啾兮又夜鳴又一作狔五臣云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援聲皆喻讒言也補曰啾小聲也狔似

援余救切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援航

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猿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

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兩冥冥者羣佞聚也猿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

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蕭蕭文苑作搜搜補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貌與蕭同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五臣云思子椒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懼其憂愁離懼也

山鬼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矰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

楯之名也補曰操持也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吳粵之劍又曰吳粵之金錫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荀子曰楚

人絞革犀兕以為甲輪如金石輪堅貌音夾車錯轂兮短兵接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

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補曰錯倉各切詩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旌蔽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竟路趣敵旌旗蔽天敵多人衆來若雲也

矢交墜

兮士爭先

墜墮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墜一作隧補曰隧與墜同

凌余陣

兮躡余行

凌犯也躡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躡我行伍也躡一作躡補曰顏之推云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

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阜傍車非也躡躡並音獵行胡岡切

左驂殪兮右刃傷

殪死也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駢馬被刃 霾兩輪兮繫四馬

創也補曰殪壹計切駢見遠遊創初良切 援玉枹

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言己馬雖死傷更羸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羸一作埋補曰羸讀若埋繫陟立切

兮擊鳴鼓

言己愈自厲怒勢氣益盛援一作搖枹一作桴補曰

天

時墜兮威靈怒

墜落也言己戰鬪適遭天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墜一作隧文苑作對

嚴殺盡兮棄原壘

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壘而不土葬也補曰壘古野字又

叶韻

出不入兮往不反

言壯士出關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

平原

忽兮路超遠

言身棄平原山壑之中去家道甚遠也一云平原路兮忽超遠

帶長劍兮

挾秦弓

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補曰漢書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為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為弓幹

首

身離兮心不懲

懲恣也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恣身一作雖補曰懲音澄恣音又

誠

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言國殤之性誠以勇

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

鬼雄

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一云鬼

精多則魂魄強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動謂之為氣氣之靈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

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

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魂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銷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魂曰鬼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注云魂人陽神魄人陰神也

國殤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傳芭**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成一作盛

兮代舞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芭一作巴補曰芭卜加切司馬相如賦

云諸柘巴且注云巴且草一名芭焦**姱女倡兮容與**姱好貌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

節度也與一作洽補曰姱音夸倡讀作唱**春蘭兮秋菊**菊一作鞠補曰古語云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長**

無絕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禮一作祀魂一作覓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楚辭卷第二

楚

辭
卷二

三
中華書局聚

楚辭卷第三

校書郎臣王逸上

天問章句第三

離騷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

愁悴一作瘁

彷徨山澤一作川澤

經歷陵陸嗟號昊

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

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瑰

瑋儵侷

一作譎詭

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罷音皮

休

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

何一作呵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

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天問之作其旨遠矣

蓋曰遠古以來天地事物之憂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

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為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

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為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序一作叙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

此事也補曰列子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道猶言也傳道

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考定而知之也

考一作知定一作述補曰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
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又曰一者形變之始
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言日月晝夜清濁晦

明誰能極知之補曰冥幽也所謂窈冥之門也昭明也所謂大明之上也瞢母
豆切目不明也闇音暗閉門也此言幽明之理瞢闇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乎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翼翼何

未形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大昭注云馮翼無形之貌又曰古未
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窕冥冥芒芟漢閔頌濛鴻洞莫知其門
明明

闇闇惟時何爲
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爲之乎補曰此言
日月相推晝夜相代時運不停果何爲乎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
生乎補曰天對云合焉者三一以統

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引穀梁子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
生逸以爲天地人非也穀梁注云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然則

傳所謂天盡名其沖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
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

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言天圓而

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補曰圓與圓同說文曰天體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淮南曰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對曰無營以成沓陽而九運輾渾淪蒙以

圓號積陽為天九老陽數也營經營也度量度也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言此天有九重誰功

力始作之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

幹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

極安所加乎幹一作筦補曰說文云幹輟端沓也楊雄杜林云軺車輪幹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

大儀幹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筦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為活切非也淮南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

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蹠通之維注云四角為維也先儒說云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維謂四維極謂八極也一說云北極

天之中也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玄經曰天圓地方極植中央

八柱何當東南

何虧

言天有八山爲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也虧一作虧補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

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淮南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故西方陰也

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又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注云中原地形西

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濶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九天東方

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繫屬乎皞亦作昊變一作樂一作鸞補

曰際邊也傳曰九天之際曰九垓九天之外曰九陔放上聲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放至也屬附也音注

隅隈多有

誰知其數

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補曰隅角也爾雅匡內爲隅外爲隈淮南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

去地五億萬里注云九野九天之野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沓合也言

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補曰沓徒合切靈憲云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

天何所沓言與地合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若歲在鶉火我

周之分野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十二辰所次也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言日月眾星安所繫

屬誰陳列也補曰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
出自

湯谷次于蒙汜
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補曰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

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也說文云暘日出也或作湯通作陽汜音似淮南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

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朝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烏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

鋪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隅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

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
自明及晦

所行幾里
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補曰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物

理論云極南為太陽
極北為太陰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

天死而復生也一云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補曰博雅云夜光謂之月
皇甫謐曰月以宵曜名曰夜光書有旁死魄哉生明既生魄死魄朔也生魄望

也先儒云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

腹
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菟一作兔補曰菟與兔同靈
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蘇鶯演義云兔十二

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古今
注云兔口有缺博物志云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天對云玄陰多缺爰感厥

兔不形之形惟
神是類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天

對云陽健陰淫降施蒸摩
岐靈而子焉以夫為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疫鬼也所

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調
則厲鬼興二者當何所在乎補曰強巨夏切惠順也
何闔而晦何

開而明
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補
曰闔閉戶也開闔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
角宿未

日曜靈安藏

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釋文藏作臧補曰宿音秀臧與藏同爾

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此言角宿未旦者指東方

蒼龍之位耳天對云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廷欺也具往切亢音剛

不任汨鴻師何

曰尚之

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言絃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師一作絃補曰汨音骨國語曰禹決汨九川汨通也

荀子曰禹有功抑下鴻鴻即洪水也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絃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

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異舉也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也衆

試也言衆人舉絃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曰一作答

鳴龜曳銜鮫何聽

焉

言鮫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鮫何能復不聽乎補曰鳴處脂切一名鳧也曳牽也引也聽從也此言鮫違帝命而

不聽何爲聽鳴龜之曳銜也天對云方陟元子以膺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鳴龜肆喙

順欲成功帝何刑

焉

帝謂堯也言鮪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爲刑戮之乎補曰書云方命圯族國語云鮪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天對云盜堙

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投棄於羽山海經云鮪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鮪于羽郊

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

永長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鮪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一無山字施一作

作弛補曰遏猶遏絕苗民之遏施舍也通作弛音豕

伯禹復鮪夫何曰變化

子也

言鮪愚很復而生禹禹小見其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也復一作腹注同一本何下有故字補曰復弼力切戾也詩云出入腹我腹懷抱也天對云氣孽

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藥夫固不可以類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父死稱考緒業也言

禹能纂代鮪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補曰纂作管切集也緒音敘絲耑也記曰禹能修鮪之功

何續初繼業

而厥謀不同

言禹何能繼續鮪業而謀慮不同也補曰洪範言鮪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

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孟子曰禹之治洪水之道也鮪堙洪水而禹行其所無事雖承父業其謀不同也

洪

泉極深何以寘之

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補曰寘與填同淮南曰凡鴻水淵藪自

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注云息土不耗滅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天對云行鴻下墮厥丘乃降焉

填絕淵然後夷於土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

墳一作墳補曰班孟堅云坤作地勢高下九則劉德云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天對云從民之宜乃九於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河

海應龍何盡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而無所不窮也

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一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補曰山海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

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圖云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昔蚩尤禦黃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女媧之時乘雷車服鷲應龍夏禹治水有

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天對云胡聖為不足反謀龍知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畫音獲

鮌何所營禹何

所成

言鮌治鴻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補曰汨陳其

康回馮

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

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墜一作地一無以字補曰馮皮膺切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春秋傳曰震電馮怒注云馮盛也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

威貌引康回憑怒然則馮憑一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注云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強與顓頊爭為帝又淮南言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注云非堯時共工傾猶下也

州安錯川谷何洿

錯廁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廁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安一作何補

曰錯七故切置也天對云州錯富媪爰定於趾國語曰疏為川谷以導其氣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集韻洿音戶水

深謂之洿舊音烏無深義亦不叶韻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

其故也補曰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

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天對云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墳墟慘澹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

漏復行器運激
激又何溢為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修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乎

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衍廣大也言南北順墮其廣差幾何乎墮釋文作隋一作墮補曰爾雅云

續小而橢音妥又徒禾切狹而長也疏引南北順墮其修幾何墮與橢同通作隋淮南子云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為

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

十五步注云海內有長短極內等也軒轅本紀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豎亥左手把算右

手指青丘北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

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博物志曰河圖天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其說不同今並存之

崑崙

縣圃其尻安在

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尻一作居天對云積高於乾崑崙

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補曰縣音玄尻與居同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言崑崙之山九

重其高萬二千里也二或作五補曰淮南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注云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蓋誕實

未聞也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言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一云誰其從焉補曰淮南

言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此云四方之門蓋謂崑崙也又云東北北方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

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閻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

極之雲是雨天下入門之風是節寒暑逸說蓋出於此然與上下文不屬恐非也西北辟啟何氣通

焉言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啟豈元氣之所通辟一作闢一作開補曰辟與闢同淮南云崑崙虛五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

崑崙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

而照之也補曰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注曰即燭龍也淮南云燭龍在

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雪賦云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山李善引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

而赤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者也

羲和之

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言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和釋文作蘇揚一作陽天對云惟若

之華稟羲以耀補曰羲和若木已見騷經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暖温也言天地之氣何所有冬

温而夏寒者乎補曰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温其故何也歧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注云高下謂地形太少謂

陰陽之氣盛衰之異西方涼北方寒東方温南方熱氣化猶然矣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温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

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低下氣有温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注云以氣候驗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則熱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大者東西南北

各三分也其一者自漢蜀江南至海也二者自漢江北至平遙縣也三者自平遙北山北至蕃界北海也故南分大熱中分寒熱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

熱尤極大熱之分其寒微大寒之分其熱微又東西高下之別亦三矣其一者自汧源縣西至沙州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汧源縣三者自開封縣東至滄海也

故東分大温中分温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温之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温涼分外温涼尤極變為大暄大寒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

地寒極於東北熱極於西南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一為地形高下故寒熱不同二則陰陽之氣有少有多故表溫涼之異爾又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污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之義足明矣淮南云南至委火炎風之野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霜霰漂潤羣水之野又曰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木

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補曰石林與能言之獸各指一物非必林中有此獸也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峯嶸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趾之注引天問云焉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屈原難問之於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按天問所言不獨南方之物但吳都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當在南耳天對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按淮南云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所出也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鵠山有獸狀

如禺捷類獼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又曰焉有虬龍負熊以

遊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補曰虬見騷經熊形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天對

云有虬螭蛇不角不鱗螭大玄熊相待以神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蛇別名也儵忽電

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一無速字補曰虺許偉切國語云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虺小蛇也然爾雅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則虺亦有大有者其類不一招魂南方曰雄虺九首往來儻忽疾急貌天對曰儻忽之居帝南北海注云儻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爲電非也按莊子云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乃寓言爾不當引以爲證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括地象曰有不死之

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于是使守封嵎之山也一云何所不老補曰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云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又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三面一臂奇右其人不死淮南曰西方之極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又曰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注云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禹山防風廟在封禹二山之間穀梁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靡泝

九衢臬華安居

九交道曰衢言寧有泝草生於水上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臬麻垂草華榮何所有此

物乎萍一作莽補曰此謂靡萍與泉華皆安在也爾雅萍萍注云水中浮萍也
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焉其枝曰衢注云枝交互四出又少室之山有木名帝
休其枝五衢注云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路衢天對云有萍九歧厥圖以
詭注云衢歧也逸以爲生九衢中恐謬魏都賦云尋靡萍於中遠蓋用逸說也
李善云靡蔓也泉相里切爾雅有泉麻麻有子曰泉天對云浮山孰
產赤華伊臬引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

吞象厥大何如一

一或作靈大或作骨補曰山海經南海內有巴

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在犀牛
西也注云今南方蝮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亦此
類也楊大年云逸注楚詞多不原所出或引淮南子而劉安所引亦本山海經
其注巴蛇事文句頗謬戾乃知逸憑宅書不親見山海經也吳都賦云屠巴蛇

出象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
水出崑崙山也趾一作趾補曰

言黑水玄趾三危皆安在也書曰道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張揖云三危山
在鳥鼠之西黑水出其南天對云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西

京賦云昆明靈沼黑水玄趾言昆明靈沼取象於黑水玄
趾也李善云黑水玄趾謂昆明靈沼之水趾非是

延年不死

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補曰素問云上古有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

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其次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鮫魚何所魋堆焉

處

鮫魚鯉也一云鮫魚鮫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魋堆奇獸也鮫一作陵所一作居魋一作魋補曰鮫音陵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

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天對云鮫魚人貌邇列姑射是也陶隱居云鮫鯉形似鼉而短小又似鯉魚有四足吳都賦云陵鯉若獸注引陵魚曷止與逸說同魋音

祈堆多回切山海經云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魋雀食人天對云魋雀峙北號惟人是食注云堆當為雀王逸注誤按字書鶻音堆雀屬也則

魋堆即魋雀也

羿焉彀日烏焉解羽

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

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彀一作彈一作繁補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注云

羿射十日中午其九離騷所謂羿焉射日烏焉解羽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此言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者大荒經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

十日自使以次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故羿稟天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歸藏易云羿彀十日說文云彀射也音畢引焉焉彀日焉與

羿同然則彈或作彈蓋字之誤耳淮南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注云
羿古之諸侯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又云日中有駿鳥踳猶蹲也春秋元命苞
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也天對云大澤千里羣鳥是解注云鳥
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鳥也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
所解又穆天子傳曰比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然禹之力獻
以文意考之鳥當如字宗元改從鳥雖有所據近乎鑿矣

功句絕
降省下土四方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途下土四方也一無四方二字補曰降

下也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土功
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焉一作安一云焉得彼塗山氏之女而通於台桑塗釋文作涂補曰兪音塗說文云會稽山也一曰九

江當兪也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疏引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

音義云兪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塗山氏女即女嬌也史記曰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

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淮南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

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
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

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
也補曰左傳云嘉偶曰妃爾雅云妃匹也對也
胡維嗜不同味

而快鼃飽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眾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

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云胡維嗜欲同味維一作為鼃一作晃一作朝補曰鼃晃並音朝莫之朝此言禹之所嗜與眾人異味眾人所嗜以厭足

其情欲禹所嗜者拯民之溺爾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益禹賢臣也作為也后君也離

遭也蠶憂也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啟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蠶一作擊一作擊補曰蠶魚列切孟子曰禹薦

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書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說者

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啟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蠶也汲冢書云益為啟所殺非也天對云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

不命復為叟者曷戚曷孽
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啟者以其

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師以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薦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

皆歸歟籛而無害厥躬

射行也籛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長無害於其身也歟一作射籛一作鞠補曰凡能取中皆曰射籛窮也音菊此言啓之所為皆歸於中理而窮情夫孰能害之者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

言啓所以能變更益而代益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補曰據上所言則啓固賢矣然禹之播降待益作革然後能成功特天與子則與子故益不有天下耳焚山澤奏鮮食所謂作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後嘉穀可殖故也降乎攻切見騷經天對云益革民艱咸粲厥

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

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補曰史記契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興於唐虞大禹之際此言賓商者疑謂待商以賓客之禮棘急也言急於賓商也九辯九歌享賓之樂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勤勞也屠裂剝也言

禹膺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地一作陞
補曰膺判也音醜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前志所傳
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賀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魏黃初五年汝南屈
雍妻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
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
其無害也禹母事出帝王世紀禹以勤勞修繇之功故曰勤子也上云九辯九
歌言啓以禹故得享備樂何以修己生禹而反遇災害邪言坼剖而產則有之
死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猶言竟天也唐段成式云迸分竟地蓋用此語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
革更也孽憂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

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天對云夷羿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
孽而誣帝以降補曰左氏云在帝夷羿言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
可重用不
恢于夏家胡歟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胡何也雒嬪水
神謂宓妃也傳

曰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歟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
天帝曰爾何故得見歟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
何從得犯汝今爲虫獸當爲人所歟固其宜也羿何罪歟深一作保羿又夢與
雒水神宓妃交接也一本胡下有羿字歟一作射補曰歟食亦切下同妻心計

切此言射河伯妻維嬪者何人乎乃堯時羿非有窮羿也革孽夏民封豨是射
乃有窮羿耳淮南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云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

孽窳斬九馮珧利決封豨是馱馮挾也珧弓名也決馱鞬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修

道德而挾弓馱鞬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馱一作射補曰馮音憑珧音遙爾雅
弓以蜃者謂之珧注云用蜃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為名又曰蜃小者珧注云

王珧即小蚌也說文云珧蜃甲也所以飾物儀禮有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
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鞬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也說文云

鞬射臂決也封大也豨虛豈切方言云豬南楚謂之豨淮南云堯時封豨長蛇
皆為民害堯使羿斷修蛇禽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左

傳曰樂正后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何獻蒸肉
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此則窮奇饕餮之類以惡得名者

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馱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

為也蒸一作烝補曰冬祭曰蒸膏脂也詩曰皇皇后帝謂天帝也天對云
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

娶純狐眩妻爰謀泥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泥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泥謀殺羿也補曰寒

涎見
何羿之歟革而交吞揆之
好歟獵不恤政事法

度涎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一無革字補曰禮云貫革之射左傳云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國事故其衆交合而

吞滅之且揆度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阻險也窮窘也征行也越度也言堯放紂

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補曰羽山東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東也
上文言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則紂非死於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巖險而

至羽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活生也言紂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

一本化下有而字補曰左傳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驚也說者曰獸非

入水之物故是驚也一云既爲神何妨是獸說文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
熊屬又爲驚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肉及驚爲膳斯豈能化爲二物乎抑亦

以左傳國語不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
咸皆也秬黍黑黍也藿草名也營耕也言

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藿蒲之地盡爲良田也一作黃藿一作莆
藿補曰詩云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稔二米秠亦黑黍但中米異爾秬

音巨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卽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李商隱詩云直是滅
藿莆與圖同韻藿亂也音丸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以莆爲黃以藿爲
藿皆字之誤耳天對云維
莞維蒲維菰維蘆

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

疾惡也脩

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鮫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與民何得投種五穀
乎乃知鮫惡長滿天下也補曰并並也言禹平水土民得並種五穀矣何由鮫
惡長滿天下乎所謂
蓋前人之愆

白蛻嬰莠胡爲此堂

蛻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莠白雲

透移若蛇者也言此有蛻莠氣透移相嬰何爲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補
曰蛻雌虹也莠音拂說文云霧雲貌疑卽此莠字天對云王子怪駭蛻形莠裳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子儵化爲白蛻而嬰莠持藥

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蛻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儵之尸
也故言得藥不善也一本夫上有失字補曰崔文子事見列仙傳

天

式從橫陽離爰死

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補曰從卽容切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儵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篋須臾則化爲

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
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喪一作塵

萍號起雨何以

興之

以興之乎萍一作莽一作萍補曰萍音瓶號乎刀切山海經屏翳在

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天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為雨師之神博
雅作莽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顏師古云屏翳一曰萍號大人賦云召屏

翳誅風伯刑雨師注
云屏翳天神使也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膺受也言天撰
十二神鹿一身

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一云撰體脅鹿何以膺之補曰撰具也雖縮切
協合也脅虛業切說文云兩膀也膺於陵切書曰永膺多福膺當也受也天對

云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脅
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鼇大龜也
擊手曰抃

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戴
一作載抃釋文作抃補曰鼇音敖抃音卞列子云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帝命禹

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張衡
賦云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玄中記云即巨龜也一云海中大鼇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舟釋水而陵
行則何能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

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遷徙山乎補曰列子云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此言鼈在海中其負山若舟之負物今釋水而陸反爲人所負何罪而見徙也天對云惡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尙窄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

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

與行淫亂也補曰澆堯弔切見騷經

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夏少康

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補曰說文顛倒也俗作顛下同隕從高下也

女歧縫裳而館同

爰止

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

何顛易厥首

而親以逢殆

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一本顛下有隕字殆上有天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

之乎補曰書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僣予后後來其蘇湯之厚其衆以德而已

覆舟斟尋何道取

之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補曰斟職深切左傳云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注云二斟

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然則取斟尋者乃有過澆非少康也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尙或艱之承逸之誤也取此苟切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桀夏亡王也蒙山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補曰國語

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未嬉女焉注云有施嬉姓之國未嬉其女也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妹一作末殛一作極補曰妹音未嬉音喜說文云殛誅也引書殛紂于羽山或作極音義同舜閔

在家父何以鰥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鰥言舜爲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爲娶婦乃至子鰥也補曰

鰥古頑切經傳多作鰥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言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堯不姚告二女何

親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如今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一云女何所親補曰書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

于虞二女娥皇女英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又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

則不得妻也伊川程頤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
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爾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厥萌在初

何所億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
億也億一作意補曰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意與億音

義同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璜石次玉者也言紂作象箸而
箕子數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

杯必威態蹠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
補曰左傳曰夏后氏之璜璜美玉也郭璞注爾雅云成猶重也淮南云桀紂為

琬室瑤臺
象廊玉牀登立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
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導

而尊尚之也補曰登立為帝謂疋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史記夏
商之君皆稱帝天對云惟德登帝帥以首之逸以為伏羲未知何據女媧

有體孰制匠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
所制匠而圖之乎補曰媧古華切古天子風姓

也山海經云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注云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
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列子曰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

狀而有大聖之德注云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亦如相書龜背鶴步為
肩鷹喙耳淮南云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

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
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

補曰此言舜德足以服象而象終爲害也書云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史記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

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言象無道肆其犬豕

之心燒廩竇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一云何得肆其犬豕一云何肆犬豕補曰列女傳云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唯其戕

汝時唯其焚汝鵲如汝裳衣鳥工往舜既治廩戕旋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裳衣龍工往舜往浚井

格其入出從掩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獲得也迄至也古謂舜潛出

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補曰迄許訖切史記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子季

歷古公曰我世當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

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期會也昔

卒弟仲雍立仲雍即虞仲也

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及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也去一作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為之羹脩玉

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補曰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淮南云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注云負鼎俎調五味欲其調陰陽行其道孟子云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割烹也伊尹負鼎干湯猶太公屠釣之類於傳有之孟子不以為然者慮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若謂初無負鼎之說則古書皆不可信乎

何承謀夏桀終以

滅喪

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一無夏字喪一作廔補曰此言伊尹承事湯以謀夏桀也喪去聲

帝乃

降觀下逢伊摯

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眾而逢伊尹舉以為相也乃一作力

注同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條鳴條也黎眾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之罰

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眾民大喜悅也服一作伏補曰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云鳴條在安邑之

西史記桀敗於有城之虛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黎謂羣黎百姓也湯以臣放君而黎民說服者代虐以寬故也天對云條伐巢放民用瀆厥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

致貽女何喜

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一云

帝嚳何宜貽一作詒喜一作嘉補曰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亂也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亂下而生商者謂亂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也嚳苦篤切天對云嚳狄禱禰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以詩考之非史氏之妄也該秉季

德厥父是臧

該苞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

主也補曰天對云該德脩考葶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憲左氏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該為葶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宗元所云謂此也按此當與下文相屬下云弊于有扈則秉季德者謂夏啓也該兼也言能兼秉大禹之末德猶曰恆秉季德耳恆豈亦人名乎厥父是臧言為父所善以有

天下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

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補
曰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淮南曰有扈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
庶兄以堯舜與賢啓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左傳少康滅澆于過非有扈也逸
說非是地理志云扶風郿縣是扈國此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
扈氏有扈遂爲牧豎也天對云牧正
矜矜澆扈爰踣承逸之誤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
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之也補曰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協合也言舜以時合舞于兩階而有苗格也莊子
曰執干而舞于盾也天對云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言紂爲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
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

平脅肥感乎一本平上有受字補曰受卽紂也曼音萬李善云曼輕
細也天對云辛后駮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
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
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
侯乎一曰其爰何逢一曰其云何逢補曰此言

啓滅有扈之國其後子孫遂爲民庶牧夫牛羊其初
以何道而得爲諸侯也豎童僕之未冠者巨庾切
擊牀先出其

命何從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乎一云其何所從恆秉季

德焉得夫朴牛恆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

補曰說文云特牛牛父也言其朴特朴匹角切一云平豆切無樸音何往營班祿不但還

來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也補曰詩云經之營之營度也曰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班分

也言湯田獵禽獸往營所以施祿惠於百姓者不但還來而已必有所分也昏微遵迹有狄不

寧昏闇也遵循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姪狄夷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遵一作循有一作佚何繁

鳥萃棘負子肆情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洩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

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補曰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

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乃為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巳誰昔然矣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

有謀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棘則是其
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
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眩弟竝淫危害厥兄

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

並為淫泆之惡欲共危害舜也害一作虞
補曰眩弟猶惑婦也言舜有惑亂之弟也

何變化以作詐後

嗣而逢長

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又命穿井從上竄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庠而

後嗣子孫長為諸侯也一云而後嗣逢長天對云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孰
凶怒嗣用紹厥愛補曰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庠富貴之

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有莘國名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媾也

補曰莘所
申切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

有莘氏乞勺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補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列女傳云湯

妃有莘氏之女明而有序左傳以后
稷之妃為吉人與此吉妃同意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

取去無顧居無幾何白竈中生竈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

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一無彼字補曰濱水際也送女從嫁曰媵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顧

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

為殷湯相與注說小異故并錄之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

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

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也補曰臯古罪字尤過也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曰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不

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挑

一作挑補曰帝謂帝履癸即桀也挑徒了切倉頡篇云挑招呼也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天對云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怒以

割癸祧而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

讎

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曰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曰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曰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曰朝誅紂不失期也一作會晁請盟補曰晁晁並朝夕之朝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云會合也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蒼鳥

羣飛孰使萃之

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尙父

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驚鳥也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尙父此云羣飛者士以類從也

到擊紂躬叔

日不嘉

旦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

故曰叔且不嘉也到一作列補曰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

公曰不可武王與周公旦望紂之陣引軍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焦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固且待之何可驅也天對云

頸紂黃鉞旦孰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且不嘉其意一也爾雅疏曰到者自遠

而至此周公武王弟故曰叔旦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也言

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授殷天

下其位安施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湯也位一作德天對曰位庸莠民仁克菴之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乃一作及爭

遣伐器何以行之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補曰

爭遣伐器謂羣后以師畢會也竝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載驅載馳赴敵

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謹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鳧藻謹呼一昭后

成遊南土爰底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補曰左傳齊侯

伐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於

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成遊謂成南征之遊猶所謂斯遊遂成也底音旨

厥利惟何逢彼白

雉

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于楚乎以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補曰後漢書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

裳重譯而獻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

梅貪也言穆王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

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一云夫何周流梅一作梅補曰方言云梅貪也亡改切其字

從手賈生云品庶每生是集韻云梅母罪切慙也梅母亥切貪也諸本作梅釋文每磊切其字從木傳寫誤耳梅玉各音媒亦非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史記云周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

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巧梅言巧於貪求也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環旋也言

王者當脩道德以來四方何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天對曰穆儻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補曰穆王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後世如秦皇漢武

託巡狩以求神僊皆穆王啓之也志足氣滿貪求無厭適以召亂

妖夫曳銜何號于市

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補曰曳牽也引也街熒絹切行且賣也曳街

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襄姒事見國語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褒姒周幽王后也昔

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糝而告之龍亡而縈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

發而觀之縈流于庭化爲玄龜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奔之時被戮夫婦夜亡道聞後宮處妾所奔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

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立以爲 **天命反** 后惑而愛之遂爲犬戎所殺也補曰藏一作弄弄即藏也

側何罰何佑 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 **齊桓九會**

卒然身殺 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虫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

恆也會一作合補曰卒終也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國語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孫明復尊王發微曰桓公之會十有五十二年

會北杏十四十五年會鄆十六二十七年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八年會洸九年會葵丘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

杜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鄆又是伐宋諸侯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杜丘十六年會淮皆有兵車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史記曰管仲病桓公問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無詭立乃棺赴按小白之死諸子相攻身不得斂與見殺無異故曰卒然身殺甚之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惑也何惡輔弼讒

詔是服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事用詔讒之人也詔一作讒補曰服行也用也武王數紂曰賊虐諫輔崇信姦回莊子

曰好言人之惡謂之讒希意導言謂之詔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

乃殺之剖其心也補曰抑沈猶九章云情沈抑而不達也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雷開佞人

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一云雷開何順而賜封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補曰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異方或曰下文云

梅伯受醢箕子梅伯受醢箕子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伯忠直而數諫紂

怒乃殺之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詳狂也詳一作佯補曰梅音澆紂諸侯號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史記曰箕子紂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

諫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詳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詳詐

也與佯同稷維元子帝何竺之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竺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

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竺一作篤一云帝何竺為何燠竝無之字補曰爾雅云竺厚也與篤同詩曰厥初生民時維

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注云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禱而得其福史記曰周后

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左氏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說者曰元

子首子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后稷投之於冰上鳥何燠蘭狄為次妃生契故曰稷維元子也

之

投弃也燠温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温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燠一作懷補曰燠音

郁熱也其字從火懷貪也無熱義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注

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史記曰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聞之舉爲農師逸云后稷無父而生按稷以帝嚳爲父特姜嫄感巨迹

而生有神靈之徵耳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亦猶是也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馮大

持也言后稷長大持大強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才馮一作憑補曰此與下文相屬馮如馮兆之馮武王多才多藝言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

王也天對曰既歧既疑宜庸將焉用逸說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帝謂

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驚一作敬切一作功補曰此言武王伐紂震驚而切責之不顧君臣之義

惟紂無道故武王能逢天命以永其祚也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伯昌謂文王也

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之牧也補曰号與號同孔叢子羊客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

中華書局影印

之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皆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史記紂以西伯為三公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周官曰牧以地得民

何令

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徹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

殷國因徙以為天下之太社也一云命有殷之國補曰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事紂而武王伐殷以有天下也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謂文王也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也記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因岐山以名太王自齣

遷藏就岐何能依

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

之也太王一作文王補曰按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注云文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說文云岐周文王所封也然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始邑於岐山之下則遷藏就岐蓋指太王也天對曰踰梁囊囊羶仁蟻萃

殷有惑婦何所譏

惑婦謂妲

己也譏諫也言妲己惑誤于紂不可復譏諫也
補曰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

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補曰史記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數紂囚西伯羨里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上帝謂天也言天帝親致紂之

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一云上帝之罰補曰此言紂為無道自致天討故不可救也天對云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師望在

肆昌何識

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識知之乎識一作志補曰識與志同

鼓

刀揚聲后何喜

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

俱歸也天對云奮力屠國以髀醜厥商

武發殺殷何所悒

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悒悒而不能久

忍也補曰悒音邑憂也不安也天對云發殺曷逞寒民于烹

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主也集會也言武

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補曰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

敢自專補曰記云祭祀之有尸也宗之廟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主有虞主練主尸神象也以人為之然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

伯

林雉經維其何故

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一無何字補曰左

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姬毒而獻之泣

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云雉經于新城之廟注云雉經頭槍而懸死也

何感天抑墜

夫誰畏懼

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墜一作墜一作墜補曰墜即地字左傳云狐突適下國

遇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又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此言申生之冤感天抑地而誰畏懼之乎

皇天集命

惟何戒之

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補曰詩云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此言何所戒慎而致天命之

集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王者既已修行禮義受天命而有天下矣又何為

至使異姓代之乎一無又字代一作伐補曰受禮天下言受王者之禮於天下也有德則興無德則亡三代之王是不一姓可不慎乎

初湯

臣摯後茲承輔

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承一作丞補曰孟子曰湯

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與此異者此言伊尹初為滕臣後乃以為相耳孟子言湯尊德樂道不以臣禮待之也

何卒官湯

尊食宗緒
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天對云湯擊之合祚以久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
勳功也闔吳王也尊食廟食也

祖父壽夢也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未夷未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次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設諸

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威以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勳也補曰史記吳壽夢卒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以為吾父兄

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遂弑王僚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天對云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傍惶激覆而勇益德邁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壯大也言闔廬少小散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補曰闔廬用

伍子胥孫武破楚入郢
彭鏗斟雉帝何饗
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堯美而饗食之補曰斟勺也諸深切鏗可衡切饗有香音神仙傳云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

六十七歲而不衰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

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補曰莊子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又曰吹啣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

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天對云鏗羹於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

牧草名也有實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噬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牧唐本作牧注同一作枚補曰爾雅

曰中有杈首蛇焉杈首歧頭蛇也韓非子曰虫有蝮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古今字詁云蝮古虺字天對云蝮齧已毒不以外肆

蝮

蛾微命力何固

言蠱蛾有蝥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蝥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一

作蠱蟻補曰蠱音峯傳曰蠱蠶有毒而况國乎蛾古蟻字記曰蛾子時術之是也蝥音若痛也天對云細腰羣蝥夫何足病

驚女采

薇鹿何祐

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乃天祐之祐一作佑

北至

回水萃何喜

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禧喜也

兄有噬

犬弟何欲

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補曰噬音筮

易之以

百兩卒無祿

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又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補曰春秋昭元年夏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也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天對注云百兩蓋謂車也逸以為百兩金誤矣兩音亮車數也

薄暮

雷電歸何憂

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補曰薄暮日欲晚喻年將

老也雷電喻君暴怒也歸何憂者自寬之詞

厥嚴不奉帝何求

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

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福神無如之何

伏匿穴處爰何云

爰於也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

處耳當復何言乎天對云合行違匿同若所咍嘍忿毒竟誰與

荆勳作師夫何長

荆楚也師衆也勳功

也初楚邊邑之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恐不可

久長也一云夫何長先補曰史記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

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荆勳作師夫何長言悟
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徵往事以諷耳

過改更我又何言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悟一作

寤補曰更音庚太史公曰屈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

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光闔廬名也言吳與

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大勝我也補曰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懷王與秦戰為

秦所敗亡其六郡入秦不返故屈原徵荆勳作師吳光爭國之事諷之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爰出子文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鄭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奔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

焉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闔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仁之才也一云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補曰左傳初若敖娶於邲生闔

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天對注曰爰出子文哀今無此人但任子蘭也 吾告

堵敖以不長

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一本以下有楚子補曰左傳楚子滅息以

息姬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杜敖生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天對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

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堵敖為楚賢人大謬然宗元以堵敖為文王兄亦誤矣

何試上自予

忠名彌彰

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于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也試一作誠予一作

與彰一作章天對云誠若各不尚曷極而辭補曰予音與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

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

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

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記

一作經傳

以解說

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

有解詞說一作乃復多連蹇其文支連其文濛

瀕其說上莫孔下乎孔切濛瀕大水也瀕一作鴻音同故厥義不昭微指

不哲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

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

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

永無疑焉

楚辭卷第三